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徐海铭 季海宏 译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江苏人民出版社

精汉
品译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徐海铭 季海宏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美)诺姆·乔姆斯基著;
徐海铭,季海宏译 .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7

书名原文:Profit Over People

ISBN 7-214-02790-9

I . 新 … II . ①乔 … ②徐 … ③季 … III .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系-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研究
IV . F091.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568 号

书 名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
著 者 [美]诺姆·乔姆斯基
译 者 徐海铭 季海宏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许尔兵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790—9/G·891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导 言

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

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 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撇开一些学者和商业社团的成员不论，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几乎鲜为人知，也极少为逍遥的民众所使用——在美国尤其如此。恰恰相反，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市场政策为主要特征，鼓励私有企业和消费者选择，奖励个人风险和创业，削弱无能的、官僚的、寄生的、即便欲有所为也鲜

有所为的政府这只死手的控制力度。得到公司资助研究公共关系影响的一代人，给这些术语和思想加上了近乎神圣的光晕。结果是，他们陈述的主张几乎无须加以辩护就被援引，使降低富人税收、制定环境法规、拆解公众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案的合理化。真的，任何也许会干涉到公司主宰社会的行动都自然会受到怀疑，因为这些行动会妨碍到被鼓吹为惟一合理、公正、民主的商品和服务的配置者的自由市场的运作。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极尽其口才，使自己听起来好像每每他们代表少数富人实施政策时，他们正是在给穷人、环境和其他任何人施以巨大的恩泽福祉。

这些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正如人们所料：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直面这些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遍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

最终，新自由主义者不能也没有为他们正在铸造的世界提供任何实证性质的辩护。恰恰相反，他们表现出——不，要求——对源于与现实世界没有多少联系的 19 世纪思想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正确无误要有对宗教般的笃信。然而，新自由主义捍卫者的最后一张王牌是“除此选择别无他法”。新自由主义者们宣扬，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民主社会，甚至连像美国这样有着适度社会福利的国家统统都失败以后，这些国家的公民才把新自由主义当作惟一可行的办法接受下来。也许它并不尽善尽美，但却是惟一可能的经济体制。

20 世纪早期，有些评论家把法西斯主义称之为“毫不留

情的资本主义”，意思是：法西斯主义是没有民主权利和民主组织的十足的资本主义。事实上，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比这要更为复杂。新自由主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它代表了一个商业力量更强、更富侵略性而且比以前面临更少的有组织的反抗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他们试图在每一个可能的阵线上将其政治权力编成法典；结果是，向商业挑战愈加艰难，非市场的、非商业的和民主的力量几乎根本不可能生存下来。

正是在非市场力量的反抗中，我们不但看清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也看清了它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一点上，它和法西斯主义的差异迥然，它蔑视形式上的民主以及根植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多变的社会运动。只要存在形式上的选举民主，而且民众被转移视线，不关心信息渠道和公共论坛，新自由主义便可运作自如。诚如新自由主义领袖密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中所言，因为获取利润乃民主之根本，任何寻求反市场政策之政府就是反民主的，不管其得到民众多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把政府职能仅限于保护私有财产和实施合同，把政治论辩仅限于无足轻重的事宜（资源生产和分配以及社会组织等实际问题应取决于市场力量）乃是上策。

对民主持有这么一种违背常理的理解以后，像弗里德曼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于 1973 年兵变推翻智利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政府事件丝毫也不会感到心悸的，因为阿连德正对智利社会的商业统治进行干预。残暴野蛮的专制——全借着民主的、自由市场的名义——持续了 15 年之后，智利于 1989 年

恢复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定了令公民向商业—军事主宰的智利社会挑战愈加艰难的宪法,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本质而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民主:不论形式如何不同,不论论辩有何差异,是基本上寻求同样商业支持政策的党派对于无足轻重的问题作些琐屑无聊的争辩。只要商业统治远离民众的审议,或与变化无缘,说白了,只要商业统治不是民主的,民主就允许存在。

因此,新自由主义体制生成了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副产品——以愤世嫉俗、遇事漠然为特征的非政治化的民众。如果选举民主对社会生活影响微乎其微,那么对之投入太多关注则是非理性的。在美国这个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巢穴,1998年国会选举的投票总量创纪录之低,只有三分之一强的合法选民投了票。虽然那些老牌党派——像美国民主党——为了争取穷人的选票偶尔也会显示焦虑,但是选民人数少这一现象还是被那些当权者当做好事来接受,并且加以鼓励,因为不足为奇的是,太多的未投票者是来自穷人和工人阶层。能够迅速提高投票者兴趣和参与率的政策尚未进入公共领域便陷入尴尬之境。例如,在美国,两个由商业主宰的党派,在公司集团的支持下,已经拒绝修改使新的政治党派(这些党派可能注重非商业利益)几乎不可能诞生的法律条文,并且使之生效。虽然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不满显而易见,但是选举政治却是一个竞争和自由选择观念在那里无任何意义的领域。在某些方面,新自由主义选举里辩论和选择的标准与其说接近于真正民主的标准,不如说更接近于一党专政的国家的标准。

但是,这几乎还不能表明新自由主义对以民众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不良影响。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社会

不平等,逐渐削弱了任何试图实现法律平等所作的努力;而只有实现法律平等,才能使民主可言可信。庞大公司具备影响媒体、操纵政治过程并据此付诸实施的能力。仅举一例,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占美国人口 0.25% 的最富阶层所作的政治投资,就占了所有个人捐资的 80%,公司与工人花费之比是 10:1。在新自由主义的领域里,这完全值得,因为那时选举就体现了市场准则,捐资就是投资。结果,它强化了选举政治与大多数民众的不相关性,保证维持公司毫无争议的统治。另一方面,民主要有效,就要求民众觉得和他们的同胞有亲和力,这种亲和力通过各种非市场的组织和机构表现出来。富有生气的政治、文化需要社区团体、图书馆、公立学校、邻里组织、合作组织、公共集会场所、自愿者协会和工会,为市民提供与他们的同胞聚会、交际和交流的渠道。新自由民主,以市场观念拼命致力于这一块。它生产的不是公民,而是消费者;不是社区,而是购物商场。它的惟一结果是造就一个个体相互游离、自感道德沦丧、社交软弱无力的原子化的社会。

总之,在美国,在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都是真正参与型民主的直接的首要的敌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

在当今世界争取民主、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诺姆·乔姆斯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型知识分子。20世纪 60 年代,乔姆斯基曾是抨击越战的著名人士,更广义地说,他也许还是美国对外政策如何破坏民主、践踏人权、为少数富人牟取利益的目光最为犀利的分析家。70 年代,乔姆斯基与他的合著者爱德华·S·赫尔曼开始研究美国的新闻媒体是如何迎合上层阶级、愚昧百姓,并在民主的外衣下实际控制他们的生活的。任何对新闻媒体实际操作进行的认真调查都以他们 1988 年

的著书——《制造同意》——为起点。

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持自由论的社会学家,这些年来乔姆斯基一直是一个对集权主义国家和政党畅言无忌的、有原则的、坚持立场的、民主的反对者和批评家。他告诉无数的人,包括我在内,任何值得人们去生活或者为之去斗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都必须以民主为基石,这一点是不能妥协的;同时他也告诉人们,试图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或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超出最小的、最有限的可能性向信息和决策敞开门路,这些都是可笑的。我想任何作家,也许除了乔治·奥威尔以外,在系统地讽刺那些声称只有自己的民主形式才是世界上惟一存在的真正的民主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理论家的虚伪性这一方面,都不能和乔姆斯基相媲美。

90年代,这本关于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威胁论的书汇集了乔姆斯基以往政治著作的所有大成——从反帝国主义和批判性的媒体分析到有关民主和劳工运动的著作。乔姆斯基从古代希腊人和17、18世纪民主革命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那里汲取营养,来重新理解对于民主的社会需求。他明确指出,参与民主不可以同时拥护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任何有阶级划分的社会。在评价过去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的时候,乔姆斯基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无法成为一个新鲜事物,它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政治权利和权力而进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

乔姆斯基同时也是天然“自由”市场神话的主要的批评者,那些令人感到乐观的神话告诉我们,市场是多么地具有竞争性、公平性、理性和效率。乔姆斯基指出,市场几乎永远不会有竞争性,因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

往往是那些具有庞大規模的經濟集團，它们能够牢牢地控制住自己在市場中所占有的份额；那些在經濟學的教科書和政治演講中出現的竞争在现实中很难真正出現。不仅如此，那些經濟集團本身同时还是极权主义组织，并沿着非民主主义的路线运作。一旦我们的經濟以这样的组织为核心运作，我们将很难求得妥协，以造就一个民主社会。

自由市场的神话同时表明，政府工作并不富有成效，应该加以限制，以免伤及天然“自由”市场所能发挥的奇特作用。事实上，乔姆斯基着重指出，政府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它们向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經濟集團提供大量的政府津贴，使其能够在众多领域中牟取更大利益。这些为新自由主义思想感到欢欣鼓舞的集團，事实上却是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場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在出现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之后，政府和决策层所发挥的中心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那些重商的理论家提出自由市场跨国界的自然扩张这么一个概念，而事实却正好相反。之所以出现市场的全球化，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定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不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这一点在90年代初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集中体现在《多边投资协议》(MAI)的秘密商谈中。

的确,不能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坦诚、公正的探讨和辩论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乔姆斯基关于新自由秩序的批评尽管具有民主价值观,具有实证意义,但在主流分析批评里仍然是一块禁地。在这儿,乔姆斯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体系的分析是非常有益的。大众新闻媒介、公共关系产业、学术思想家和知识文化正在发挥显而易见的中心作用,为使目前死气沉沉的局势显得有理性、富有人情味和有必要性——如果不一定是可取的话——提供一个“必然的假象”。乔姆斯基紧接着指出:这并不是权力阶层刻意策划的,因为根本就不需要刻意策划。知识分子、权威和新闻记者收到通过一些组织机构传来的信号,从而被诱使相信目前的状况是最好的,而避免与那些在目前的状况下牟取暴利的人产生对抗。乔姆斯基正在进行的工作直接号召民主活动家们重新建立我们的新闻体制,以公开反对集团控制和新自由主义的前途和发展。乔姆斯基的工作同时也是向所有知识分子,至少是那些宣称支持民主的人们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慎重持久地审视自己,并回答他们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为了什么价值而进行自己的工作的。

乔姆斯基关于新自由主义一集团控制我们的经济、政治、舆论和文化的描述非常正确和有力,以至于一些读者会产生一种无奈之感。在当前混乱的政治环境下,少数人也许会进一步总结出这么一个结论,即:我们正处于一种退步的体制当中,唉!因为人类再也无法创造出一种更人道、更平等和更民主的社会秩序。

实际上,乔姆斯基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坚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的民主倾向性和潜在的革命性。集团力量竭其所

能阻挠真正政治民主的存在，就是这一可能性的最好证据。任何政权的建立都只是为了满足少数集团而不是大多数人的需求，也不能容许那些大多数人去怀疑和改变集团统治，对于这一点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心照不宣。甚至在那些确实存在的混乱民主体制中，统治阶层也在不懈努力，以确保不公开地讨论诸如《多边投资协议》之类的重要问题。商业集团也不惜重金，利用公共关系这一工具使美国人相信目前的状况已是不能再好了。根据这个逻辑，当统治阶层放弃公共关系工具和金钱选举，允许代表性的媒体存在，不再惧怕民众的力量而放心地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参与的民主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担心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变革的时候了。但是这一天也许永远不会来到。

新自由主义传递的一个最强信息是，目前的状况无须改变，人类的发展已经到了最高阶段，难以再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了。乔姆斯基指出，过去一直有几个时期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精英们就声称当前的体制运作良好，民众对目前状况没有任何微词。但是之后发生的事件马上证实了这些想法是多么地愚蠢。我认为，民主力量的血液能够很快得到补充，如果他们能够赢得一些实质性的胜利的话。那些精英们幻想他们的光辉统治会被世人当做太平盛世而铭记在心，结果是幻想很快地遭到粉碎；如果有人认为社会不会有什变革的话，其下场只能与前者一样。

在存在着能够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科学技术的时代，这种认为不会有更好的状况可以替代现状的观念显得尤其牵强。的确，我们仍然不十分清楚如何建立

一种可行、自由和富有人情味的后资本主义秩序，上述观念对此只能给予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但是，历史的每一次进步，从奴隶制的结束和民主的建立到形式上的殖民主义的结束，已经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反驳了这一观念，即：不是没有更好的状态代替目前的状态，而是根本没有尝试去寻求更好的状态。乔姆斯基紧接着指出：有组织的政治激进主义带给了我们今天享有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成人投票权、妇女权利、工会组织、公民权利和自由。即使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似乎虚无缥缈，我们也能懂得，人类的政治活动可以使我们居住的世界更加富有人性。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能够站在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及个人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思考。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才不会是一种假说。现有的新自由秩序已经导致了从东亚到东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危机。欧洲、日本和北美等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颇为脆弱，社会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接下来的几年或者几十年很可能要经历剧变。然而，很难预料剧变的结果将是什么，也毫无理由认为会自动产生一种民主、人道的解决办法。那是要由我们，也就是人民，怎样组织、反应和行动决定的。诚如乔姆斯基所说，如果连你的行动都沒有一丝朝着更好方向变革的迹象，那么除旧更新的愿望只能是一纸空谈。选择在我们手中，也在你们手中。

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
1998年10月
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

主编：吴 源
策划：余江涛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

目 录

导 言 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1)

上篇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	(3)
第二章	没有同意的同意:主宰民众思想.....	(27)
第三章	对自由市场的偏爱	(47)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市场民主——信条和现实	(69)
第五章	萨帕塔主义者的暴动	(96)
第六章	“终极武器”.....	(105)
第七章	成群结队的警戒行动者.....	(131)

下篇 美国批判

第一章	美国强权之伞——《世界人权宣言》和美国 政策与之相悖之处	(143)
第二章	媒体控制——宣传之壮观成就	(185)
第三章	侵略行径——管教“无赖国家”.....	(217)

附 一	世界人权宣言	(250)
附 二	在《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纪念日上	拉姆西·克拉克(256)
附 三	现代启示录	爱德华·W·赛义德(260)
后 记	(267)

上篇 新自由主义 和全球秩序

少数人可以很容易地统治大多数，大多数又盲目地将自己的命运交在统治者手里。政府是建立在对思想控制的基础上的。这个原则存在于最专制的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